

原典廣角鏡系列：觀風望氣

記江西新所發現北宋刊本《禮部韻略》兼及其書葉葉面特徵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退休同仁 | 盧錦堂



· 未搗碎的樹皮依稀可見。中縫中央有墨線。 · 未搗碎的樹皮依稀可見。中縫有黑魚尾。 · 書葉有皺褶，中縫標識作白文墨蓋子。

* 秘籍現世

古舊書日見稀少，因此，藏書家向來慣稱尋覓珍貴圖書為「淘書」，即取沙裡淘金的意思，表示箇中難度。若是明代或明代以前刊印的古籍，現時大抵多藏於公家圖書館或研究機構，至於在坊間拍賣公司或古玩市場出現的，珍品已不易見，尤其是「宋版書」固難得一遇，更別說北宋刊本；據日本宋版古籍研究專家尾崎康教授考察，存世北宋刊本除佛經之外約僅 16 種而已。如此看來，江西新發現北宋刊本《禮部韻略》，堪稱近來藏書界盛事。北宋刊本既屬珍貴文物，鑑定自應極為慎重，兼顧多方面，如考證和對勘，自是需要，此外，從古籍外觀形態著手考察－所謂「觀風望氣」，亦不可免。本文擬介紹江西新發現的北宋刊本《禮部韻略》，并試著眼於「觀風望氣」，針對該版本的書葉葉面特徵略作說明。

北京的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李致忠先生在所撰〈珍貴典籍的重大發現－北宋刊本《禮部韻略》〉文中提及，2012 年 9 月得知江西有人購獲一部可能是北宋刊刻的《禮部韻略》，書主想請他鑑定。後來他與書主在南昌會面，當時書主小心翼翼地打開用塑料薄膜夾着的書葉，發現該書似被水浸泡過，卷首前幾葉有明顯的水漬後皺褶且葉面下半殘破。初步從外觀考察，「雖不敢遽定就是北宋刊本，但時代不會很晚」云云。後來，少數幾位學者專家亦曾得觀原書或書影，其中有者還撰文考證，該本當係刊刻於北宋。最後，書主決定委託拍賣公司（「北京匡時」）公開拍賣，并由專人重新修復裝幀。拍賣公司在上拍前特別舉辦了一場研討會，筆者獲邀出席，研討會上遇著李致忠先生，從他口中得悉此北宋刊本，是書主於江西南昌滕王閣下面古玩市場所淘得古書中的一部，原應是蝴蝶裝。

北宋太宗、真宗、仁宗朝相繼着手具有強烈官方色彩的韻書修訂工作，完成《雍熙廣韻》、《大宋重修廣韻》、《集韻》等旁徵博引，似字典性質的詳本韻書。同時，又都略取要字，編訂專用

於科場，稱為《韻略》的簡本韻書；北宋初時科舉考試須考詩賦，考生可隨身帶着這類韻書進試場，備作一時記不清是否出韻，或有無犯諱而予以檢正之用。此《禮部韻略》，即仁宗景祐四年（1037）與《集韻》同時纂修的簡本韻書，亦是對真宗景德四年所纂《韻略》的修定；又因這類韻書向由主管考試的禮部頒行，故至此，於書名冠上「禮部」二字。仁宗朝的《禮部韻略》一直用到神宗時王安石明定科舉考試取消詩賦為止，後來雖恢復使用，已經增韻或增注，并非舊有。（以上參考學者專家相關文字）。

* 雅集研討

書主既將所藏《禮部韻略》委託拍賣公司公開拍賣，「北京匡時」遂於上拍前約兩個月，即去年（2013）10月9日，在北京朝陽區某飯店特別為此難得的拍品主辦了一場研討會。應邀出席學者專家，除大陸的國家圖書館李致忠研究員、上海圖書館陳先行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翁連溪研究員、吉林大學中文系李子君教授、中國美術學院范景中教授、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程有慶研究員和趙前研究員之外，還有來自日本的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尾崎康教授、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陳捷教授，以及來自臺灣的筆者本人。研討會開始前，與會者觀賞陳列在會場前方桌子上重新修復裝幀的五冊《禮部韻略》，并戴上白手套仔細翻閱，無不嘖嘖稱奇，不忍釋手。會議中，學者專家輪流在上、下午暢所欲言，最後并綜合討論，相當熱絡。其實，先前日本早已出現一部北宋刊本《禮部韻略》，即日人森立之等《經籍訪古志》卷二所著錄尾張真福寺藏本，經專家考證，或以為早不會早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之前，晚不會晚於紹聖元年（1094），惜去聲全佚，入聲亦多缺字。而此江西新發現本，最讓在場同好驚喜的是，去聲、入聲保存完好，可補真福寺藏本的缺失。至若刊刻年代，又應較早於日本真福寺藏本，大抵是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以後，英宗治平三年（1066）以前。這可從宋代官韻的發展來考察，此本無哲宗時孫諤增補迹象，表明是增補前的本子，若在增補後還翻刻無孫諤增補的版本，則失去滿足當時考生需要這一實用價值，書不會有人購買的。再者，《禮部韻略》是帝制時代應舉子考試詩賦而產生，非但收字歸韻一定要確實，避諱字尤其不能含混，出席學者專家如李致忠、李子君兩位先生於相關論文中曾涉及此本諱字，似不只一說，可查閱；會場上則較少提及，故此處從略。此外，對於如紙張、墨色、字體、刀法、版式等書葉葉面外在特徵，亦被在場同好關注，下文將專節說明。總之，大家基本上都無異議認定這是一部北宋刊本。不過，仍存在若干問題。如諱字的進一步判別、明確刻書年的論斷；又如書中版式不一致，雖然或許是刻本書產生的早期現象，但也不排除其中由於有修補版所造成的可能性；再如有者或謂江西新發現本訛誤衍脫的情形較日本真福寺藏本還要嚴重，同係翻刻官版而欠謹慎的坊間刊本，可是官刻不見得必較坊刻減少錯誤，翻刻也有可能反過來改正原刻若干缺失。如此種種，尚待深究。

最後，綜合與會學者專家識見：以為此本「一千年後重現最接近景祐四年最早本《禮部韻略》的風貌，其文物、文獻、學術價值是難以估量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也是深遠的」；「相信現在以及將來，學術界通過各種文本的比較研究，對該本以及相關文本會有新的認識」；并且此次

研討會證實了「歷史研究有它的魅力，正因為我們所知甚少，太多空白，才不斷地彌補它，通過彌補，越來越接近真實的歷史圖像，這樣，歷史研究的魅力越來越體現出來，不但修正我們自己不足的認識，也修正我們自己錯誤的認識」；無疑，既得以一飽親睹珍貴文物的眼福，又得以濟濟一堂共話學術情誼，說這是一次雅集亦未嘗不可（上述根據筆者個人現場紀錄，以及研討會主辦者相關紀錄）。

* 取證外觀

下面試專就筆者較感興趣的江西新發現北宋刊本《禮部韻略》書葉葉面外在特徵，參考學者專家說法，略作說明。首先關於紙張，採用的係皮紙，質地較粗，未搗碎的樹皮依稀可見，或可據此而疑為低成本製作的一般坊間刊本。又紙質極薄，但富韌性，兼且開本不大，未知是否考慮及一方面便於考生使用攜帶，一方面又可節省成本。此外，橫向羅紋寬粗，亦屬此本紙張特色，似為其他宋本，甚至南宋本所罕見。其次關於墨色，烏黑但不凝結，是其特徵。說到字體、刀法，看似樸拙，但就整體觀察，屬於「歐體字」風格，而字形大抵狹長，與日本杏雨書屋藏《史記集解》、上海圖書館藏《長短經》等相類，只不過刻工有精粗的差別。再者，字偏旁為三點水的，第二點成倒三角狀，其構形類似所見若干宋浙刊本。但試以原刊於南宋的浙本來比較，南宋浙刊的字形則近乎方正。

至若此本的版式，最特別是中縫（版心）極狹窄，有異於南宋及以後刊本寬窄接近書版界行，而與山西應縣木塔所發現遼代刊本《蒙求》相當近似，該本中縫亦極狹窄，其下方有者鐫刻葉次，或不鐫刻；其中央有者鐫刻一道通達上下的墨線，或不鐫刻，顯現隨意性。遼代立國，多吸取北宋的技術，由此亦反證《禮部韻略》可能刊於相應時期。此《禮部韻略》中縫除極狹窄外，且亦不甚規範：有者在偏上方留一墨蓋子，上鐫白文（如「平声上」）；或無墨蓋子，直接在相應處鐫刻如「平声上」諸字樣。有者在偏下方留一墨蓋子，上標白文葉次；或無墨蓋子，直接在相應處標葉次。有者在如「平声上」字樣上方，直到上邊欄居中鐫刻一道墨線，在葉次下方，直到下邊欄居中鐫刻一道墨線；或又不鐫刻。有者在如「平声上」字樣上方鐫刻一黑魚尾；或又不鐫刻。再者，偶見刻工。這都未形成定式，反映出雕版印書初興時期的不成熟。通體觀察，可能因應急需而大量刷印，以致字跡有漫漶處，亦出現斷版情況，并似曾經倉促修版，但若干書葉寫刻相當精美，版面比較清晰（本文所附書影，均拍攝於重新修復裝幀前，其電子檔原係「北京匡時」提供筆者出席研討會參考，今筆者基於學術發表，轉致使用）。

對心繫古籍的出席同道來說，這場盛會實是難得，日本學者尾崎康教授即表示：「能夠在有生之年親眼見著新發現的北宋刊本，真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就為此，活到八十歲的我可以無憾了！」最後，試題七絕一首作結：

歐字窄縫北宋刊，新傳韻略喜先觀；

各方雅友朝陽會，八秩尾崎載歎歡。